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二十回 洗兵馬將軍應詩課 破鴛夢名士作花郎

卻說伯純正徘徊歧路，驀地來了輛馬車，馬頭一舉，將自己嚇倒。正在這間不容髮的時候，忽聽得車窗裡一個人正喚著自己，睜開眼看時，忙喊道：「甘棠救我！」原來那車裡坐著的正是某棠。卻好車夫見要闖禍，把馬狠命扣住。甘棠忙叱著車夫，喚將伯純扶上車來，笑道：「得罪了！」

還沒傷著麼？」伯純喘著道：「你再遲說一聲，怕不止個傷字呢。」甘棠替他揮著衣裳，問：「可是到鶴山那裡去？這正是件奇事，我才向他那裡去，說昨天沒有還府呢。」伯純聽了一楞。甘棠笑道：「這都是你老人家昨天勾引出來的事啊！我今天有要事找他，還該向你老人家要還這人來呢。」說完，吩咐了車夫一聲，車便向前門來。

伯純這時也無可無不可的，只要不再遇妖怪，那裡也是敢去。甘棠卻趁著在車裡，觸動了一件心事，笑向他道：「你老人家這幾天詩債忙罷？」伯純搖頭不語。甘棠又笑道：「前天被幾個大名士逼上了，說武人吐屬，到底雄壯些，如今有個大題目，非借著武人力量，作幾首金鼓鐵馬的詩不可。我又不好不答應的。只一介師範修業生，那裡謔得出半個字來？你老人家左右搖筆即成的，好歹替我做個捉刀人罷。」伯純歎道：「我那裡還有心情做詩，都怕平日太喜做這撈什子，竟做出些禍事來了。」甘棠忙問什麼事。伯純便把妖怪要娶姨太太說給他聽，甘棠撫掌笑道：「『子章觸體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』。」

只這兩句便驅退的瘧鬼。我這題目比花柳歌還要氣概，包管一句寫完，妖怪便會形銷影息呢。」伯純見他說得慎重，便問是什麼題目。甘棠欣然從靴統裡抽出個小皮夾，向皮夾內檢出張紙，遞給伯純。伯純接著看時，見上寫著「洗兵馬」三字，下面還寫著幾句小序道：

神武既作，景運斯開。江上紅旗，狼煙盡掃，寰中黔首，龍馭猶虛。將帥有環閣之呼，閭閻深倒懸之望。天時如此，人事宜然。方今新祚鼎亨，餘孽釜伏。

天作之宰，自降福於下民，武以戡黎，儻媿蹤於有古，為宣宏德，著威澤於詩歌，同紀殊勛，列音聲於雅頌。

伯純看了，正要想說話，那車已停在一家門首。仔細看時，竟是挹芬的豔窟，不覺有些不願意進去。卻禁不甘棠一拉道：「我們且去做個驚好夢的門外花郎罷。」說完，拉著伯純進去。

只見靜悄悄沒一個人出來，兩人便闖將去。到了內院，才見個打雜的在那裡呵著腰掃滿階落葉，卻沒理會到兩人。

伯純心想：「平常這個時候，正擁著姨太太在錦堂角枕邊。不想被妖怪一纏，竟會破清晨來做起驚破好夢人來。」便佇立在階階，黯然無語。甘棠卻搖著屈戌笑道：「日高三丈，猶是不明眸，你好懶懶（惰）。」這句話把那打雜的驚還頭來一看，忙喚道：「姑娘還沒起來呢。」說時，一個丫鬟梳妝懶散的笑著開出窗來，一見甘棠、伯純笑道：「（這）早就來了，姑娘還沒起來呢。」說時把簾子打起，讓兩人進去。

甘棠笑道：「姑娘沒起來，且不要驚動他。你只請長公子少戀著姑娘一刻罷。」正說時，隔壁隱約有了聲息，只這聲息是不應給伯純聽得的。倘是平時，這老人家不免不答應了。虧是他新膺奇感，覺得脂香粉膩，原不是白髮人享受得起的事，深深藏在金屋裡的尚不免如此結果，況門戶人家的女子，那裡認真得來。這樣一想，原不愧是個博學多文的名士，非但不動氣，翻叩著壁道：「春宵易盡，蠶繭難完，客來得久了。」甘棠也笑道：「再不出來，莫怪殺風景，要排闥而入哩。」

正說著，聽得一個人微吟道：「卅六鴛鴦同命鳥，一雙蝴蝶可憐蟲。」接著，便跛著拖鞋出來，原來真是長鶴山。他家裡現盤據著個辣子，卻敢出來向挹芬妝閣停眠整宿，也算是膽如天大了。一見伯純，不覺也有些忸怩，卻急向甘棠道：「昨天托你的事什（怎）麼樣了？」甘棠就鶴山耳邊低低說道：「撒謊是我第一件本領。昨天客散了，便向府上去說，有國家機密事會議，不得還來。你那夫人還說：『既這樣，請鄭大人好好招呼著，莫散了會議又胡行亂走』呢。」鶴山聽了才放下心，向伯純招呼，那知伯純正向窗前書桌上檢出張紙看著。鶴山走去看時，見正是自〔己〕昨天興到寫了兩句沒做完的《洗兵馬歌》，便向伯純手中奪去道：「這有什麼看的。」說完，又回頭喚道：「李大人在這兒，你快出來罷！」甘棠喝采道：「這『你』字真喚得甜！我鄭甘棠拉了一世的皮條，成就了無數『你』字，只聽著還有些肉麻呢。」鶴山問他看了一眼，甘棠便不說了。

伯純見一個丫鬟連忙捧了盆水進去。不多一回，挹芬睡眼惺忪的出來，向伯純至至誠誠請了個安。伯純點頭歎息的扶了他起來。挹芬卻指著甘棠罵道：「你嚼的是什麼？還來仔細著罰酒罷。」甘棠也笑道：「好啊，我好不容易昨天三更半夜的替你們撒著彌天大謊，成就你們，卻過河拆橋的來尋我的事了。」

鶴山又看了甘棠一眼。甘棠便轉言道：「我們講正經事罷，你們兩人今天都應謝謝伯純先生，我是特地替你們邀客來的。」

鶴山笑道：「搗鬼的，你莫說這體面話罷。誰不知你借著今天這一局，要請他老人家做槍手呢。」甘棠道：「哼，不是我早出來替你邀客去，管怕伯純先生還在你衙門口等著車撞呢。」

伯純不覺一笑。鶴山問：「笑什麼？」伯純把家內鬧妖怪，清早出來撞在車下的話說了一遍。挹芬忙上來替伯純按摩著道：「沒跌傷麼？」

正在這說話時，外邊說：「朝飯已預備下了，還是開上來罷。」鶴山吩咐開上來，說：「我們作個卯飲罷！」甘棠自然沒有不贊成的。剩伯純一個，要反對也反對不來。不多一刻，開上席極豐美的菜來。挹芬見是都是熟人，也不客氣，自己向下首站了，替各人敬了杯酒，也隨便喝著。

席上不覺談起國事來。甘棠道：「祖國有幸，誕生了這不世偉人。我們以後盡著喝太平花酒了。」挹芬道：「不是說新皇帝快要登極麼？」甘棠笑道：「皇帝登極，你們也交運了。」

開宗明義第一章，自然要大選宮女。你沈挹芬豔名素著，怕不榮膺中選？那時你為要做鶴山的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伯純不覺一笑，鶴山正色道：「甘棠，你總是搗鬼慣了，有一句沒一句的。」

甘棠自知失言，不敢再說下去，自己掌著嘴道：「你以後再這樣，便不砍下你這腦袋，也將你胸前如法泡制的一槍。」

伯純不覺想起了一件心事，默然不語。挹芬道：「李大人酒冷了，換一杯罷！說時，走過來親自把冷酒替他傾了，斟上杯熱酒來。伯純突然向甘棠道：「請你把《洗兵馬歌》托別人去做罷！」甘棠笑求道：「現在這些名士，那裡還有閒工夫。」

便是你老人家怕也不免自己要做這一首。橫豎要做的，把筆頭上多蘸一點墨，留下餘瀋來，一揮就完了。」伯純沉吟不語了一會，才道：「既這樣，取張紙來罷！」

這句話出來，非但甘棠樂了，邊鶴山也欣然，叫挹芬取筆硯來，替李大人親捧著硯，正由不得伯純不動筆。忽見外面走進來個人，說：「李大人府上有人來請。說有要事，請趕緊回去呢。」伯純擱筆縹眉道：「又是什麼哩。」那知一句話沒說完，外邊接二接三的傳進話來，說：「長公子家人也來了，鄭將軍家人也來了，都是有要緊事請快還去呢。」三人不覺你對我看，我對你看著。真是：